

清风正气歌

南瓜蒂上“长”银元

■焦 锐

1929年1月,毛泽东、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、闽西,先后攻克瑞金、长汀,又三打龙岩,经过英勇奋战相继建立赣南、闽西根据地。见此形势,蒋介石慌忙调集闽粤赣三省的国民党军队,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发动“会剿”。朱德率红四军第二、第三纵队和前委机关3000多人开赴闽中地区,牵制和分散“会剿”兵力。他们于8月22日进驻福建永春县横口乡福鼎村休整。

福鼎村地处永春西北部山区,依山傍水,民风淳朴。然而,因福鼎一带屡受兵匪之害,加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,红军到达福鼎村当天,许多村民四处躲藏。来不及走的村民也紧闭门户,不敢与红军接触。红军难以筹集到粮菜,一时陷入了困境。

朱德重申纪律要求,让官兵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。他深知,红军要想站稳脚跟,必须赢得群众的支持。然而,国民党多年的反共宣传让群众对红军产生了误解和恐惧。

一天,两名战士来到村南一户人家,只见大门紧闭,人不知去向。他们正准备离开时,却被悬挂在门口南瓜架上的两个黄澄澄的大南瓜吸引住了。这两个南瓜个头饱满,颜色鲜艳,显然是精心培育的。“这户人又不在,南瓜怎么买呢?”小战士自言自语地说。“不如这样,咱先把这两个南瓜割下来,我写一张纸条,钱以后送来。”大个子战士随即应道:“嗯,就这么办!”两人一拍即合,迅速割下南瓜,写好字条系在南瓜架上,随后返回驻地。

晚餐时,朱德吃到香甜的南瓜饭,笑着询问道:“这么好吃的南瓜,谁买的呀?”“报告首长,村南那户人家人不在,还没付钱哩。”二位战士异口同声地回答。“人不在,也不能白吃啊。”朱德严肃地说:“快去,赶快把钱付喽!”两位战士原以为办了一件好事,没想到却受到首长的批评,顿时面面相觑,不知所措。身旁的排长对他们耳语了一番,两人心领神会地点点头,拿着银元直奔村南去了。

红军进驻几天来,村民发现,这支红军队伍与国民党军队、民团土匪截然不同。红军军纪严明、秋毫无犯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风,一传十、十传百地传播开来。在外躲避的村民,陆续陆续地回到村里。村南那户种南瓜的村民陈亮,也带着妻子、孩子回来了。

陈亮见家中一切如故,心里十分高兴。出门看一眼瓜架,心细的他发现两个南瓜不翼而飞了。他心想,也许是贼偷走了吧。在村民会上,陈亮无意间提起自家丢南瓜的事。此事不胫而走,很快传到朱德的耳朵里。他叫来那两名战士,更加严肃地批评道:“银元不是送出去了吗?老乡怎么没收到?”他俩低着头,默不作声,心里想:老乡总会发现那银元的。

果不其然。一天,陈亮的妻子割南瓜叶准备煮了喂猪,不经意间看见被割下的南瓜蒂上用红布扎着一个小包。她解下小包,打开一看,原来里面装有一块闪闪发光的银元 and 一张带字的小纸条。她不识字,就急忙忙拿

给丈夫看。字条上分明写着:“老乡,买两个南瓜,送上一块银元。——红军。”在场的人都聚拢过来,一看究竟。知道缘由后,有人就喊开了:“陈亮,你还说丢了两个南瓜,这次可赚大啦!”闻此,陈亮腾一下脸红了,懊悔地说:“红军大哥纪律严明,一块银元可以买好多南瓜呀。”

回到家里,陈亮把鸡蛋、鸭蛋和鸡鸭装满箩筐,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担着,走向红军驻地郭氏家庙。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南瓜蒂上“长”银元的故事,像长了翅膀,传遍四面八方。红军以严明的纪律、亲民的作风,赢得了民心。从此,口碑成势,拥军爱民、军民一家亲的佳话,在福鼎、在横口、在永春,迅速传遍。

在新成立的福鼎赤卫队的率领下,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,筹办猪肉、米粉给红军。红军到周边的县和乡镇筹措粮食的时候,村民们主动帮忙挑运。村民们还自发到深山老林里采集土方草药,为红军伤病员治病疗伤,不辞劳苦。

红军在福鼎期间,严格遵守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的纪律要求,在短短7天时间里,他们用严明的军纪、朴实的作风,打动了福鼎群众的心。红军走的前一天,“福鼎主人”陈亮还特意杀了一头大肥猪,慰劳即将开拔的官兵。

90多年过去了,在永春县横口乡福鼎村朱德红军革命旧址,“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标语字迹,依然清晰可见。

一名战士的母亲突然生病了,辗转来到乌鲁木齐住院。接到父亲的电话后,母亲二话没说便跑去医院照顾病人。每天下班后,她匆匆赶回家,做好饭菜送到医院,再回家照顾我。父亲在电话中向母亲表示感谢,母亲笑着说:“我们把你家守好了,你们就能踏踏实实地把家守好了。”

对于我长大后要从事的职业,父亲很早就有了规划。在我10岁生日那天,他托战友捎来一包高原的泥土,信纸上写着:“这包泥土里埋着格桑花种子,等它们多开几回花,爸就能陪你考军校了。”后来的我,虽然心里对军人充满崇敬,却又担心以后会像父亲一样与家人聚少离多,对报考军校不太热心。高考前,父亲有任务,没有按约定回家陪我,但他还是在百忙中给我发来短信:“孩子,我在阿里高原守边数十年,深深懂得,国在,家才在。希望你认真考虑报考军校的建议……”

高考前一晚,母亲轻轻推开了我的卧室门,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红柳枝。她说:“这是你爸爸当年送给我的礼物,明天妈带着它陪你去考试。甭管题多难,都要像你爸爸在边防线上爬坡,只要一步一步挪,总能踩实了!”我把这截红柳枝攥在手里,摸着那粗糙的纹路,好像听见了雪山上的风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见父亲踩着齐膝深的积雪巡逻,雪粒子打在军大衣上,他的眼睛被风吹得几乎睁不开,可身影依旧挺拔……

那个夏天,我收到了军校的录取通知书。离家前,我把父亲的军装照放进了衣服口袋里。此后,无论是学习还是训练,每当我想要懈怠时,就想起父亲在风雪高原上的身影——他像一株红柳,顽强地扎根在边防线上,深深鼓舞着我。

如今,我即将毕业奔赴边疆,也将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装进行囊。那是父亲交伙食费时“不能占公家的便宜”的叮嘱,是母亲承担生活重担时“我们守好小家,军人守好国家”的理解……我愿将这些珍贵的情感深植心间,把清澈的爱献给祖国。



记 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我没当过兵,但是有一段时间,去部队采访的机会比较多,我尤其偏爱去边海防部队。走边海防多了,就会发现,到了边海防,人的情怀和境界,会不自觉地得到提升和净化。

今年5月底的一天,我们一行人慕名前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,正好赶上下雨。我们冒雨瞻仰麻栗坡烈士陵园,参观老山作战纪念馆。庄严肃穆的氛围让人震撼,我们的脚步随之变得沉重起来。陵园外墙上的标语“崇尚英雄才能造就英雄,尊重英雄才能英雄辈出”,似乎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。一直到晚上,我仍然心潮难平。

第二天上午,雨下得更大了。我们乘车进入老山主峰的山门,一路上不时遇见三三两两的游客。我们上到主峰平台,参观完老山作战纪念馆,一位已在老山当兵16年的班长带我们去感受当年的作战坑道。

坑道1米多深,壁上长满苔藓,湿滑的地面坑洼不平。走在其中,各种单兵掩体、避弹所、指挥所、观察哨、机枪射孔不时进入视野。最吸引我们的,当然是猫耳洞,以其特有的姿态镶嵌在阵地上,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登上瞭望台,这个制高点的视野本来很开阔,却因漫山散不去的浓雾,能见度不超过10米。好在栏杆下面摆放有巨幅照片,清晰地呈现着南、西、东三个方向的场景。

地上爬过一条紫红色虫子,体长将近一尺,把大家吓了一跳。班长见怪不怪,说在老山,各种毒蛇蚊虫随时随地可见。当年在猫耳洞里的官兵,除了要时刻准备战斗,还得随时对付毒虫的袭扰。在老山主峰还立有一块碑,上面刻有老将军孙毅题写的“理解万岁”几个字。“理解万岁”最早出自1985年5月从南疆战场归来的大学生排长刘勇在“保边疆、献青春”演讲报告团做报告时,给北京大学学生的题字。经媒体报道后,“理解万岁”传遍全国,在人们的心中产生强烈共鸣,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用语。

改革开放之初,中国社会迎来一个生活巨变和观念碰撞交织并存的时期。当时,渴望理解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,特别是青年的普遍心理需求。从一定意义上说,“理解万岁”由经历过血与火洗礼的英雄率先提出,具有特殊的意义。“理解万岁”成为流行用语,消弭隔阂,得到全社会的广泛接受,也是一

英雄化作山脉

■靳 雄

口岸有一条特色街道,叫中越农特产品交易市场。在这里做生意的刘俊,是个热情开朗的大嫂。她把承包的水果摊转租给越南商户,商户早上过来售卖,傍晚用塑料布盖上就过关回家,根本不担心水果被盜。

“硝烟散去后,大家还得做生意、过日子。”刘俊开办的小超市里,摆放着榴莲、拖鞋、西贡咖啡、铁木砧板等,价格便宜。超市墙上挂着一排越南妇女传统服饰“奥黛”,可接受客人私人订制。超市里的3个服务员都是越南姑娘,能用汉语与顾客顺畅交流。

同行的县里的同志指着口岸东北起伏的山峦,介绍道:“你看像不像一位躺下的战士?戴头盔的头部,胸前挂着装备……”我举目望去,连说像、真像。

我感慨地说:《血染的风采》里有一句歌词,‘也许我长眠将不能醒来,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’,说的可是真的啊!’原以为只是词作者的艺术化想象,不承想竟是实景对应的情景再现。

县里的同志说:“歌中接着一句歌词也富有深意,‘如果是这样,你不要悲哀,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’。英雄付出的爱,过去有,现在更有。”

见我们有些疑惑,他说,每年到麻栗坡来的老兵特别多,但更多是地方上的游客。曾经的战场,如今已成风光秀丽的景区,常年游人如织。

晚上,我们住在麻栗坡烈士陵园不远处的县委党校,当地同志请我们品尝老山茶。

如今的麻栗坡,全县茶叶种植面积3.5万亩,古茶树40万株以上。猛洞瑶族乡的茶坪山古树茶园,现在已是麻栗坡县连片面积最广的古树茶园。园区占地2000余亩,拥有百年以上古树6000棵,其中树龄多集中在200年至500年之间。

麻栗坡县打造的老山茶,采用普洱茶、红茶、白茶制作工艺,先后推出多个系列品牌。5月下旬,麻栗坡县还在海外举办了“老山茶”推介会。“老山茶”走向海外,已然成为“友谊茶”。

从国外参加推介会回来的同志介绍说:“外国友人称赞老山茶为装在陶罐里的东方智慧,喝懂了老山古树茶的浑厚回甘,便读懂了中国人和而不同的待客之道。”

一片茶叶,承载着润物细无声的文化。这可能是老山英雄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,却从一个侧面成为英雄对这片土地“沉默的情怀”的最好见证。

远离战争,珍爱和平,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。在麻栗坡,在老山,英雄化作了山脉。他们“付出的爱”,浸润大地,像老山兰一样傲然绽放,吐露着芬芳。

风从边关来

■董蓝琳

“不能占公家的便宜”这句话,从此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。后来,父亲的职务不断调整,国家给予边防军人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。然而,他的生活依然十分节俭。他喝水用的搪瓷缸,过了很多年也不舍得换,上面留下许多磕碰的痕迹。每次发完工资,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尽快寄给母亲。

父亲最初守边防的那些年,正是家里经济紧张的时候。母亲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。后来,我渐渐长大。看着身边同学总有新衣服穿,不免心生羡慕,自然对母亲在我的校服肘部还要打上补丁有些不满。

有一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,望着母亲用从旧毛衣上拆下来的毛线,织补家里的衣物,忍不住抱怨起来:“妈,您别忙活了,这补丁会让人笑话的。”母亲笑着拉我起来,说:“只要我们心里是干干净净的,就不会有人看不起我们。”母亲的话,好像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。那夜,我侧身听着母亲在灯下拆旧毛衣,衣物摩擦发出的沙沙声,混着夜风的声音,竟谱成一首奇妙的安眠曲。

生活虽然有些清苦,但母亲不以为意,努力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她乐于助人,邻居遇到困难,总是主动伸出援手。有位孤寡大娘腿脚不便,母亲经常顺手帮她买些菜送过去,并且怎么也不肯收大娘的钱。对于父亲不能经常回来陪我们,母亲也很少抱怨。她总对我说:“你爸在边防不容易,我老担心他吃不好、睡不好,做梦都梦到他出去巡逻又晒黑了。”逢年过节,母亲都会提前把父亲寄来的沙棘果熬成酱,装在瓶子里,再想方设法去附近的市场上买来山东战士喜欢吃的花馍、四川战士喜欢吃的腊肠……打包好寄给父亲。母亲总说,这些边防战士好多才十八九岁,还是孩子呢,给他们寄点部队里吃不到的家乡特产,吃了就不想家了。

那些年,父亲所在单位的战士来自哪里,都喜欢吃哪些家乡特产,母亲都如数家珍。战士们家里遇到什么困难,她也经常跟着着急。有一年冬天,

一名战士的母亲突然生病了,辗转来到乌鲁木齐住院。接到父亲的电话后,母亲二话没说便跑去医院照顾病人。每天下班后,她匆匆赶回家,做好饭菜送到医院,再回家照顾我。父亲在电话中向母亲表示感谢,母亲笑着说:“我们把你家守好了,你们就能踏踏实实地把家守好了。”

对于我长大后要从事的职业,父亲很早就有了规划。在我10岁生日那天,他托战友捎来一包高原的泥土,信纸上写着:“这包泥土里埋着格桑花种子,等它们多开几回花,爸就能陪你考军校了。”后来的我,虽然心里对军人充满崇敬,却又担心以后会像父亲一样与家人聚少离多,对报考军校不太热心。高考前,父亲有任务,没有按约定回家陪我,但他还是在百忙中给我发来短信:“孩子,我在阿里高原守边数十年,深深懂得,国在,家才在。希望你认真考虑报考军校的建议……”

高考前一晚,母亲轻轻推开了我的卧室门,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红柳枝。她说:“这是你爸爸当年送给我的礼物,明天妈带着它陪你去考试。甭管题多难,都要像你爸爸在边防线上爬坡,只要一步一步挪,总能踩实了!”我把这截红柳枝攥在手里,摸着那粗糙的纹路,好像听见了雪山上的风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见父亲踩着齐膝深的积雪巡逻,雪粒子打在军大衣上,他的眼睛被风吹得几乎睁不开,可身影依旧挺拔……

那个夏天,我收到了军校的录取通知书。离家前,我把父亲的军装照放进了衣服口袋里。此后,无论是学习还是训练,每当我想要懈怠时,就想起父亲在风雪高原上的身影——他像一株红柳,顽强地扎根在边防线上,深深鼓舞着我。

如今,我即将毕业奔赴边疆,也将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装进行囊。那是父亲交伙食费时“不能占公家的便宜”的叮嘱,是母亲承担生活重担时“我们守好小家,军人守好国家”的理解……我愿将这些珍贵的情感深植心间,把清澈的爱献给祖国。



雁翎队（油画）

马琳作

童心与橄榄绿

■徐浩翔



心香一瓣

品味那情感的芬芳

“六一”前夕,我和几个战友再次走进位于滇西深山的这所学校。暮色渐浓,远处的群山缓缓隐没。

“哥哥,谢谢你寄给我的文具!”听到我们到来,伴着银铃般的童声,路灯下,一个孩子朝着我跑来。我放下背囊,蹲身将他揽进怀里。回忆起5年前第一次与他见面时的场景,我的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感慨。

那年夏天,我随武警云南总队机动某支队的拉练队伍第一次来到这里。清晨,山间云雾缭绕,鸟鸣声此起彼伏。当时,我正准备拍摄拉练第一天的场景。调试相机时,我注意到学校操场上有几个孩子,其中就有眼前这个叫一男的布依族男孩。当时他正在上小学一年级。

我走近了些,才发现他的校服已经洗得褪色,脚上的布鞋沾满泥土。学校的老师告诉我,一男的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离世了,父亲常年在外出务工,他

从小跟着奶奶生活。从一男的家到学校有很长的山路要走,他从人学起就寄宿在学校。

那时,每当我们拉练结束返回时,我总看见一男远远地躲着我们。早晨,炊事班肉粥的香味漫过操场,许多孩子拿着碗向给养单元跑去,唯有一男躲在树下。我把肉粥端到他旁边,他却拿出奶奶包的红枣粽。“我们交换……”那只清香的粽子,成了连接我与他的第一根线。

夜晚,我们在操场组织拉歌活动,一男在不远处观看。我跑去把迷彩帽扣在他头上,抱着他登上了临时搭建的舞台。“来,我教你打拍子。”我牵起他的双手挥动着,现场的战士跟着节拍唱起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。

嘹亮的歌声打破了山野夜晚的寂静,一男看着台下跟着节拍唱歌的官兵,脸上露出了笑意。

自从支队与这所学校建立帮建关系以来,每年“六一”前夕,我都尽量抽时间回到这里。每次见到小一男,我总能欣喜地发现他在成长路上取得的进步。

今年,我再次走进校园,见到他穿着合体的蓝白校服,胸前戴着鲜艳的红



长征

第6480期

